周官析疑

周官析疑卷之十一

州長

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灋

鄉大夫掌政教禁令黨正掌政令教治而州長獨曰掌教治政令之法何也鄉大夫六卿也其於鄉之政教禁令躬爲表儀執其總以率屬而已其法之詳則州長掌之下經所列是也考德行道藝勸戒則有法祭祀禮射喪紀會民旅事則有法師田行役戒令賞罰則有法大考州里

廢興則有法故鄉大夫之職正月受教法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卽頒之州長也蓋鄉大夫董其成黨正以下承其事而掌其法者則州長耳

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

讀法之後繼之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所讀之法爲鄉三物八刑之類明矣疏謂讀十二教之法似未安

若國作民而師田行役之事則帥而致之掌其戒令與其賞罰

師田行役自黨正以下不復言致者皆州長之所帥也司馬教戰鄉師治其政令刑禁巡其前後之屯而戮其犯命者故蒐苗獮狩無一不列鄉郊黄氏度乃謂司馬作軍六鄉不與縣與經悖

歲終則會其州之政令

黨正以下皆會政致事州長獨會政而無致事

之文者致所所治職事廢興誅賞行焉故使羣吏各自致於鄉大夫會政則財用之計苟無侵冒賞罰不行於其間故先會而鉤考之然後以達於鄉大夫曰會其州之政令者凡刑財或以政之常經或出於一時之令也

正歲則讀教灋如初

明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州社所讀皆教法也

三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所廢謂簡不帥教者而移郊移遂

黨正

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

於州曰治教政令、於黨曰政令教治者。州長掌讀教法、考德行道藝、故先教、黨正掌讀邦法、申戒、禁作師田行役、故先政也、邦法者、鄉八刑及師田行役之法、

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灋以糾戒之

春秋祭禜亦如之

曰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吉之非朔益明矣。蓋、月、

必以孟而日不必朔也州長職曰讀教法則此
職所讀邦法爲政治禁令之目而不兼教法可
知矣古者政與教常相通而事之舉則各有所
主州長治師田行役之政令而不糾戒衆庶也
而其讀教法則主於造秀民黨正書德行道藝
非不教秀民也而其讀邦法則主於糾戒衆庶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
齒位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
習射正齒位皆先行鄉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

衆賓、黨正所屬、宜惟閭胥族師所書者與焉、州長所會宜惟黨正所書者與焉、知然者、鄉大夫三年大比、以禮禮賓、惟賢者能者、而其餘不與也、一命再命三命、以王朝之士言、若州黨之上中下士、則其黨所自辟除、不得有王朝之命也。鄉飲酒國事也。故兼尚爵、非私居燕飲之禮、

歲終則會其黨政、帥其吏而致事

羣吏之職、其大綱有二、一則會政財用之計數、

一則政事小司徒職所謂治成也鄉大夫歲終令六鄉之吏皆會政致事而惟黨正有致事之文以州長所掌者惟教士察吏及教治政令之法與事之可致而族師以下之事皆致於黨正也鄉吏所致之事夫家衆寡馬牛車輦之稽也獄訟之成也役事之要也鼓鐸旗物兵器之籍也四時徵令之目也吉凶禮樂之器也鄉師歲終攷六鄉之治則致於鄉師而達於鄉大夫明矣遂大夫之令會政致事鄙師之會政致事

與鄉同而遂大夫則兼聽治訟掌誅賞廢興縣正則稽功會事葢以遂人遂師所掌者皆小司徒之事而野政簡遂大夫非六卿故其事可兼而小者又可寄之縣正也財用之計簡故州長先令之而後以會於鄉大夫吏治之事繁故黨正各致之猶六官羣吏之事繁故小宰獨聽之財用之計尤繁故使宰夫專考之然後冢宰兼聽焉凡此皆聖人精義致用實心實理所周布也

黨正以下不自政令者凡鄉大夫有令皆

州長布之故曰會其州之政令黨正以下則奉
令承事而已故第曰會政也疏謂黨正致於州
長州長致於大司徒而行賞罰非也冢宰令百
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大司徒令教官致事而不及廢置則令致於冢
宰明矣至官中屬吏之治成則小司徒考之而
行誅賞大司徒亦不與也

正歲屬民讀灋而書其德行道藝

鄉三物惟六藝之成熟有司可自辨之若六行

則非鄉黨族姻不能詳也六德則非與朝夕久
故者知之不能審也故閭胥凡聚衆庶則書其
敬敏任恤者族師月吉屬民而讀邦法則書其
孝弟睦婣有學者黨正正歲屬民讀法則書其
德行道藝未有僞士而不屬其民者蓋論之以
相習之人然後聞見實徵之以衆多之口然後
好惡公積之以歲月之深然後鑒別當如是則
所謂賢者能者無所容其僞冒矣而州長鄉大
夫又層累而考之所以舉不失人而官無廢事

也

族師

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

百家之長即以師名官則黨正州長以上掌教治者其德行道藝之足以表衆可知矣記曰能爲師然後能爲長此古之民所以易於觀感興起而致敎無難也

月吉則屬民而讀邦灋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春秋祭酺亦如之

鄉大夫州長皆通考德行道藝黨正歲一書之蓋秀民之聚多然後德行道藝之出羣者可考焉族閭之間先求其行之無悖者可矣故族師所書僅六行之四閭胥所書僅六行之二也

族師書孝友睦婣而附以有學以學乃道與德之階也　注謂族師無飲酒之禮蓋以族無庠序又少長材秀民族師位卑公卿大夫卽有居是族者亦不敢與行鄉飲酒之禮故惟與其民少長相勸酬而疏謂不得以官物爲禮則誤矣

醻乃官事自宜官授酒材與州射黨蜡同官辭祀而以民財共者惟秋官司盟之祈酒脯地官稻人之雩斂耳二事別有義故得著之以言祭醻則義無所處矣

以邦比之灋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

鄉師職曰國比之法此曰邦比之法何也國比者以王城而言也小司徒掌國中及四郊都鄙

之夫家九比之數、而鄉師承其法以比六鄉、故
曰國比以示比法之起於國中也、邦比者通鄉
遂都鄙而言也、族師掌拔登夫家合卒伍之聯、
故曰邦比以示此鄉遂都鄙通行之比法也、
曰師四閭之吏、以時拔登其夫家衆寡、辨其貴
賤老幼廢疾可任者、義亦著矣、而必曰以時屬
民何也、此以辨師田行役之所任也、民有可教
以田獵而未能任軍事者、有可共雜役而未能
任田事者、閭胥雖時數其衆寡、必族師合聚而

親簡之然後任之各稱其材力也吏分四閭而
夫家必合一族而校登之何也此以合師田行
役之聯也地有上中下之分則閭之衆寡各異
必分四閭而登之又合一族而校之然後衆寡
相參以爲聯而卒伍可合也司馬以大均之禮
簡衆此其基也
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
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
以受邦職以役國事以相葬埋

比長之治有罪奇衺相及者五家而已此合四閭八閭而賞罰相共者賈疏以爲軍政是也不倣曰百人爲卒二百人爲聯省文也惟軍法進退有度左右有局故不死乘伍有刑一夫先登而合軍同賞非此不足以致果毅禁冒慢也受邦職以下則因軍政而連及之耳受邦職則共簡其游惰役國事則衆察其逋逃相葬埋則互糾其避匿非此不足以齊衆非如秦法鄰里相坐也以八閭爲限者過是則難稽也 小司徒職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事急役重則然尋常征役必每歲可知矣此經聯法疑即其制也蓋聯十家而出五人聯八閭而出百人合羨卒計之乃用其一而存其四使得居守且無廢穡事也其必聯以八閭何也軍旅之伍必以近而合使與其類相依與其長相習然後以守則固以戰則彊但役必更番合幾內計之常數十年而後一從徵發故八閭之人亦不以同時並調爲困耳　軍法至百夫則有長而非合二百家百夫不可調故列職

於族師而遂技夫家簡旗鼓兵革帥民而至亦

鄰長掌之

閭胥

各掌其閭之徵令

閭胥掌徵令以比居爲定而所轄止二十五家

連井同巷耳目相屬呼召甚易後世變爲戶長

保長恒以一人掌百家二百家之徵令百弊叢

生散戶既病而徵者半破其家然後知周官之

法至微至細皆聖人心思之所竭也

以歲時各數其閭之衆寡辨其施舍

古者子生三月擇日名之以告閭史閭史書爲二一獻於州史一自藏之故歲時可合而數也族黨州鄉皆因閭胥所數而按登之所以不料民而知其衆寡

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灋書其敬敏任恤者

不及軍旅者教民於平時軍旅事棘既徵發則大司徒誓教而軍將制之矣二十五家人民寡

孝友睦婣有學者未易數覯也故第書其敬敏任恤者比耦而耕同井相友則敬敏任恤者迹可驗矣　所書不獨秀民農夫而有此即可備異日閭胥之選　閭胥所書僅二十五家之民故善小而必登族師所書乃百家之民故學行兼而後書黨正以上德行道藝皆備而後書其進每上其選每精六行不言敬敏而此言之者敬則小心敏則強力二者善雖小而可望其成德故謹書之

凡事掌其比觵撻罰之事

既舉祭祀役政喪紀而又曰凡事掌其比者上該軍旅徵發下該民間相受相葬相救相賙以及合耦與鋤移民以稼之事也

比長

各掌其比之治

比長即耦耕之民而曰掌其比之治者五家有所欲治於上上有所治於五家比長必與之俱也

封人

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而匠人職左祖右社鬯人職社壝用大罍州長祭社專爲祈穀無不祭稷之義明矣而惟舉社經傳無專言祭稷者以是知稷與社壇同兆祭同舉也 大司徒先畿封而後社稷此先社稷而後畿封者從職所重

令社稷之職

諸有職事於祭祀者皆冢宰小宰令之、封人所令其諸守社稷之壇壝以及修築洒掃之職與

鼓人

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

凡王朝祭祀之樂器及舞器、皆大司樂之屬教之小師教鼓與鼗鎛師教金奏之鼓可見六鼓皆其所教鼓人所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乃用於州黨之祭祀及師田庶事者耳

敎爲鼓而辨其聲用

爲鼓之義惟注爲安鄭氏鍔乃謂敎鞸人爲之而王氏應電祖述焉非也鞸人爲臯陶具列廣輪圍徑鼓面版厚中穹倨句之尺寸以及冒鼓之時日鼓人所敎更有何法其不可通明矣然則諸樂之器皆不云爲之而獨鼓人有此文何也凡鐘磬柷敔雅柎之類擊之皆有定所絲絃徽柱按之皆有常度匏竹壎篪吹之各循孔竅惟鼓則擊之無定所其淺深疏密輕重緩急各

有度數以要禮事樂歌之節會鼓非一類樂官掌鼓奏者亦非一人故各以度數教之至於軍旅田役則凡軍吏有司皆受鼓節焉州黨之祭祀興舞則有司皆受鼓節焉故特出教爲鼓之文與衆樂器異也

以金錞和鼓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

四金皆師田所用也軍事先鼓而後金大司馬職中軍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荀子曰聞鼓聲

而退聞金聲而退軍事主進故以鼓人掌四金與大閲自王以下至旅帥皆執鼓同義蓋必能進而後能退故以鼓始而後以金終焉　金鼓之節大司馬於四仲月之蒐狩教之矣此鼓人掌之而屬於司徒者不肆之於平時則臨事倉卒失措而不可用故豫使田野之民皆習聞其聲而知進退止齊之節也

凡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者

以上辨鼓之聲用乃有司執事者鼓之此下為

鼓人所親鼓也獨舉祭祀百物之神鼓兵舞帗舞明王朝神祀社祭鬼享非鼓人職也葢惟六鄉之中春祈秋報舉蜡祭則祈及歲終蜡祭百物而興舞然後鼓人鼓之其餘州黨社禜酺讚報不待詔以及山川因國之類皆主祭者使執事之人鼓之鼓人不與也中士六人豈能給二十五州百黨之鼓事哉

牧人

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

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

曰阜蕃其物者物衆多然後牲可擇也如曰牧六牲而阜蕃之則似量所共之牲數以牧而無以見其廣牧以待擇其色以毛別既別其色而復曰毛之者色雖純毛之美善又各有差等也

牛人

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

曰掌養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則似民共其牛而

官養之故曰國之公牛以別白之

充人

凡散祭祀之牲繫于國門使養之

別言凡散祭祀之牲則四望四類社稷與祀帝享先王同可知矣

展牲則告牷碩牲則贊

祭義君皮弁素積朔月月半親巡牲展牲疑謂此春秋傳郊牛日展斛角而知陽展道盡矣告牷以體完而無傷告也　碩牲謂牛馬方其奔駭故助牽之抜司馬

職喪祭奉詔馬牲校人職凡將事於四海山川則飾黃駒充人亦當助牽經於六牲皆各指其物而此日碩牲正以兼牛馬二物耳不曰贊王以喪祭並贊司馬也

載師

掌任土之灋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授地職即司徒所分地職其地所承於王朝之職事也鄉遂公邑都家皆有之知非九職之事者授民以九職閭師所掌也且百工商賈嬪婦

臣妾閒民之所任不得謂地職載師所任皆平
土故雖包圖牧之地而山林川澤則閭師別任
之其不得爲九職之事昭然矣授者以授鄉遂
公邑之吏家稍縣都之長也注謂授農牧虞衡
使職之誤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

大宰職邦中之賦注邦中在城郭以此經次之
則園地附郭之地也國中人聚非郭外有園地
則果蓏無所取於郊野致之則艱矣王政郎人

之心如此、詩所謂疆場有瓜春秋傳所謂并竈葱韮取焉者宅畔之園農民所以自給也故秋穫則築以爲場周官九職園圃毓草木則土宜雜樹及瓜瓠者民受之而貢草木私市之以給衣食共國中官府士民之需此職所謂場圃則九職之一而非農夫所築之場故與廛並有征以在農田之外也注謂季秋於中爲場尚可通蓋果蓏中亦有宜乾曝者薛氏季宣以爲壟廬旁之場圃鄭氏謂場以登禾黍則誤矣

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
牧田任遠郊之地
凡仕者以罪廢則各還其鄉里若以老疾致仕
而德行道藝可備顧問或爲王之故舊設其田
邑在數百里外則使宅於近郊而量賜以田如
外諸侯如魯鄭則於王都賜湯沐邑也故惟康
成之說於事理爲近　士田所以養升於成均
之學士也士庶子宿衞王宫者宫伯行其秩而
大司樂樂師大胥無及學士之秩者則別有以

養可知矣。蓋當官者有田祿又有宅田以養旅
士有上田以養將仕而未受職之士、聖人之聘
羣臣所以仁至而義盡也、 庶人在官及商賈
家子弟、力能任耕、即授以餘夫之田、則不願世
父兄之業者、仍可歸農、蓋以世事教能者、其常
而材力各有所宜、亦未嘗不聽其改業也。 賞
田與致仕者之宅田、爲食公田之人、不待言矣、
學士及諸給事於官者、皆不暇躬耕、亦各就邑
居所近區公田以授之、而使食所入也、必制公

邑設有司以掌之乃別爲七者之田而不列賦於大府何也使入於廩人倉人而後給之則徵收出納期會輸將不勝其擾矣故使各受其田之所入也　近郊遠郊之田征調財賦無專司者以地官諸職考之宅田官田賞田士田牛田牧田宜皆食公田之稅而免征調惟工賈之家子弟受田則宜與諸田之農民並起徒役而聽於鄉師鄉師職以旗物辨鄉邑所謂鄉者六鄉所謂邑者卽宅田士田等類也其財賦則徵於

閭師閭師職不言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正以中包近郊遠郊之田耳小司徒主六鄉而大比兼六鄉四郊之吏以待徵令則宅田士田等之征調財賦附於六鄉亦猶公邑之附於六遂明矣

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所任地不見鄉遂者鄉地在四郊任鄉之餘地以爲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則六

鄉不待言矣遂地在甸以遂之餘地任公邑則六遂不待言矣

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

十一者三代之中正也至晉宣公初稅畝著於春秋則前此無稅私田之事可知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取具焉其耕地實八十畝故孟子及春秋傳通計公田八十畝私田八百畝而

言入於公者乃十分之一耳若用官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則不過歲入公田之穀井無所謂十一之名也又安從有二十而三與十二之道哉閭師之法遍乎天下又安有近郊遠郊甸稍縣都之別哉反覆參攷蓋惟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三句二十三字爲經之本文以是三者皆非穀土而別有地征故特著之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此三句一十九字則

莽歆所增竄也蓋莽譎六藝以文姦言而浚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井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爲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其欲多取於民之意顯然可見故歆增竄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耳此誣聖賊經之尤大者而自康成以來莫之能辨故以春秋所書及問師之本文正之

上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國宅謂列居國中者註以爲官舍則無征何待言卽所謂里也廛

之征布薄以既征其貨也漆林亦民用所需然其利厚又不費人力使民爭鶩焉則穀土爲之奪矣故重其征俾所入無以遠過於田農所以博民於生穀也園廛之征特輕者廛占地無多園貢草木且果蔬之屬可佐穀食與漆林異矣後代染草蔗苧花卉之利厚民爭廢穀土以種之而煙尤甚上腴之地半爲所奪朱子仍康成之說謂併雜稅而爲十二黃氏度圭之非也合觀九賦各貢其物嬪貢則凡有配偶者之所同外此別無稅矣雜稅漢唐以後始有

之而以釋成周之賦法可乎陳氏傅良謂甸稍縣都無過十二乃公邑及卿大夫采地之田稅故歲貢其十之二而自有其八亦非井也家稍縣都之賦各當九式之一不宜得私其八至公邑則天子使吏治之與鄉遂同不過受下大夫上士之常祿耳安得有歲貢其二而食其八之法乎司勳頒賞地所食僅三之一而謂家稍縣都貢止十二可乎薛氏季宣之說尤謬陸氏佃說與陳薛有同有異但前後皆言民賦而中間忽

言內諸侯之貢支既不倫理亦隔閡盡二十而三及無過十二之說求之經傳百家無一可通故羣儒皆遷就而爲之解耳　圜之征二十而一即所毓草木二十而貢其一也鄭注以宅之樹藝之瓜當之賈疏又謂即春秋傳所謂取於公田以種葱韭者先王之於民豈若是其悉乎

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方里而井里布一井所應出之布也田有

一易再易一井亦約四五家耳若罰以二十五家之布則令有不能行矣　無職事謂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諸技術之人在官員選甚少即以醫言之疾醫瘍醫各八人以共王宮及公卿大夫之醫事且日不暇給則王城以內不列職而爲醫者必衆矣況鄉郊以外乎餘可類推其執技以食於民間所得每厚於農夫故征之與受田百畝者等亦所以警游惰也如謂閒民不惟義不安法亦難行

以待徵其賦

徵賦者閭師而以時令徵者載師也

周官析疑卷之十二

閭師

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

不曰六鄉而曰國中及四郊明近郊遠郊所任宅田官田之類亦閭師掌之也知然者自甸以往始有公邑而統於六遂　曰以時徵其賦而下所列皆九職之貢物則貢之外別無賦明矣特以地計則曰九賦以職言則曰九貢耳

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任工以飭材事貢器物任商以市事貢貨賄任牧以畜事貢鳥獸任嬪以女事貢布帛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

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列其職也閭師則按職而命以事定所徵大宰之法通乎天下於閭師舉之則畿內及六服咸視此矣　嬪貢布帛而典絲職又掌絲入疑國中四郊則貢絲甸稍縣都則貢帛案月令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老幼如一必近在國中四郊可知

矣禹貢有漆絲或周官邪。國嬪貢亦兼絲與布帛

閭師山澤居末與

大宰九職異者。大宰制國用故以材物之多少爲次此職掌任民故以人功之多少爲次也。

凡無職者出夫布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

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謂醫卜巫覡媒妁之類其事不列於九職者也此無職者則罰民也雖無常職而未嘗無事故使出夫布者古無怨女曠夫閭民大率有匹偶而無夫丁不能任百畝之田故使轉移執事其身既隨所助執

事者而有賦貢矣其妻則宜出布帛惟其寠艱故惟征其布其曰夫布以一夫一婦所應出之數爲準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荒其園圃者也此獨不樹未嘗不毛故罰止於不樗、載師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受田而不耕者也此不耕者、謂內工技食之人本未受田故罰止於無盛、其事本異故罰亦異耳獨舉庶民者、士大夫有田祿則不在此列

遂之治訟、遂師遂大夫聽於上、縣正掌於下、而鄉師以下、別無掌獄訟之官、何也蓋鄉之剏設閭師所掌即縣正之職也縣正

職之徵即此職之時徵其賦也縣正職之比即此職人民六畜之數也縣正職之政令即此職所待之政令也縣正職之須田里分職事即此職所任諸職事也二職所掌凡事皆同獨此職無掌治訟趨稼事而賞罰之文蓋此職不耕不樹不畜不蠶不績之罰皆掌焉則掌其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不待言矣故與縣正職互文以相備也徵此治訟之不掌於州長何也六鄉之治主於教所以爲句稍縣都邦國之表儀兩

州長又承鄉大夫所頒而施教法之長吏也使掌徵比數衆寡六畜征粟帛百物計贏縮辨買苦則無以使民高其行而恥貪鄙矣使掌治訟訊決細故從事於纆索鞭笞則無以使民化其德而與仁恕矣且擾擾於徵比治訟之間日不暇給則所以考德行道藝者必不能從容以旣其實矣惟師田行役帥民而致與縣正同蓋非有地治而親民者不可以帥衆而師田行役亦教法之所寓也縣正可兼徵比治訟何也遂師

徵財征入野職野賦則掌事者遂師也縣正特各布其徵之令耳野之國政少禮事簡故兼比與治訟而不以爲煩且秀民野較少比與治訟亦所以致此也縣正遂各五人而閭師鄉各二人何也國中之獄訟鄉士受之其敎治並歸州長閭師所領適當縣正之半耳鄉師聽獄訟遂則言訟而不言獄何也亦互文以相備也猶縣正職趨其稼事而賞罰之閭師職具不耕之罰則勸耕者有賞不待言矣

地官專職唯土地

人民二者載師任土地不能離人民閭師任人民不能離土地而必分爲二者蓋相民宅之利害辨五土之肥磽綱維既定可守爲成法而稽夫家課民力上中下之戶歲有登耗農工商之業時或改移各因其能而任以事其稽核視地事爲難故載師可兼掌畿內而閭師所掌者僅四郊之人民其分任之者尚有縣師遂師也

縣師

掌邦國都鄙稍甸郊里之地域而辨其夫家人民

田萊之數及其六畜車輦之稽三年大比則以攷羣吏而以詔廢置

地域田萊之數小司徒掌之鄉遂之吏各掌其夫家人民六畜車輦之稽而復使縣師通掌之且外及於邦國者以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於司馬以作衆庶會卒伍不可不備知其數也既掌軍事則大比因詔廢置所以考羣吏者不獻其詳也　張自超曰縣師雖兼甸郊里而所專掌則都鄙稍故列職先都鄙稍而後及

甸郊里猶小司徒雖兼都鄙而所專掌乃國中四郊故列職先國中四郊而後及都鄙也　和鳳翔曰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據戶籍以徵兵則通天下而有餘親自辨察雖畿內公邑雜徧況六服之閒田乎呂氏祖謙乃謂縣師掌邦國之閒田不獨無所徵信於事理難通抑且顯與經悖　又曰小司徒三年大比受邦國之比要故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六畜車輦之稽具在地官數之多寡盈耗按籍可稽鄭氏鍔乃云

安能盡掌而辨之贊之以爲專掌公邑之徵斂

矣　既曰夫家又曰民人者兼餘夫在宅之丈

也授地上中下之差以人數多寡爲準則處女

必登於籍明矣

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灋于司馬以作

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

鼓兵器以帥而至

賈疏致於鄉師鄉師鄭氏鍔引稍人職作其同徒輦

輦以帥而至聽於司馬以破之非也古者軍帥

即六卿五卿有喪疾事故或可使人攝而大小
司徒必有一人治其政令鄉師則無不在行者
大軍旅大司徒以旗致萬民小司徒帥衆庶鄉師正治其徒役與其輂輦戮其犯命者小軍旅小司徒巡役治其政令
夫大軍旅畿內六服之師咸會而
戮其犯命者惟鄉師大司馬不敢專焉則無役
不從可知矣司馬主兵大役亦屬植受要故稍
人職言聽於司馬其實無不受節制於鄉師者
諸儒好異說皆由未嘗熟復經文耳　張自超
曰左傳鄭人授兵於大宮楚人授師子焉以伐

隨又鄭火授兵登陣諸儒遂謂甲楯甸邱自具兵器臨時授之然考周官鄉大夫大比考夫屋及其衆寡六畜兵器此職會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族師合卒伍則備兵器里宰比六畜兵器而司戈盾軍旅會同所授止貳車乘車之戈盾。及旅賁虎士之戈盾。則卒伍兵器皆自備可知矣。左氏所傳或春秋時列國之變法或所謂授兵者亦止授將校而爵未別白耳

凡造都邑量其地辨其物而制其域

辨其物即大司徒職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也。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其閒穀土多寡不均其穀土又有不易一易再易之分。故必辨其物然後可以制其域大司徒職凡造都鄙以其室數制之必知上地中地下地之分然後室數可定縣師通掌天下之兵賦而所制地域獨都邑者六遂之域遂人制之六鄉之域小司徒制之也都小都大都也邑公邑家邑也遂人掌造縣鄙形體之法而縣師與慮事者

縣師掌甸稍縣都則或造公邑建都家而取於餘地以附益之或地域華離并割公邑以成都鄙之形體必二官聯事乃得其宜　劉捷曰鄭氏鍔謂縣師所造惟公邑非也如止公邑則宜曰凡造邑不當言都又謂辨其物爲辨五地之物生亦非也此經乃量地制域必詳辨上中下地然後域可制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

注以野爲甸稍縣都後儒易之爲四等公邑皆

非也、周官稱野有遍乎鄉郊以及縣畺者、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以達于畿有兼遂及公邑者、遂人大喪帥六遂之役、又曰凡事致野役、則野兼自甸及畺之公邑、大司馬辨號名、既曰縣鄙各以其名、又曰鄉以州名、野以邑名、則野謂六遂、邑謂六遂中之縣也、而此職徵野之賦貢、則專指家稍縣都、蓋六鄉四郊之賦、閭師徵之、遂及公邑之賦、遂師徵之、都家之禮事兵刑各有專司、而貢賦之徵別無見經者、則爲縣師所掌明矣、縣師徵都家之賦、猶載師徵畿內之賦、皆令徵而非本職自

徵也。載師閭師職皆曰以時徵其賦、九職之賦於民者。皆順物成之候而各以其時徵也。此曰以歲時徵其賦貢、采地之賦貢以時徵於其長。每歲而一致也。閭師第曰賦者。王官自徵之則言賦而已。該諸職之貢物矣。都家則粟米貢物竝入於其長而後其長致貢焉。故必言賦貢而後其義乃備也。遂師入野職野賦有明文。故第言徵財征、經文義各有當而不相混、蓋如此。

載師通掌畿內之地政。故通掌徵賦之令而

閭師所徵則六鄉四郊縣師所徵則家稍縣都
也里宰職曰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遂師職曰以徵財征則知六遂之賦里宰徵之
而遂師執其總矣閭胥職曰各掌其閭之徵令
則知六鄉之賦閭胥徵之而閭師執其總矣用
此推之則家削縣都之賦執其總者縣師而徵
之者亦二十五家之長致之者必都家之長吏
矣閭師掌國中及四郊則知近郊遠郊宅田士
田賈田官田賞田牛田牧田之賦並掌於閭師

矣、鄙師以公邑任甸地、九賦唯列邦甸、不及公邑、而遂師徵財征、入野職野賦、遂大夫職凡爲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則知公邑之賦、並掌於遂師矣、何以知縣師所徵野之賦貢、爲小都大都家邑、而不兼采地之公邑也、遂人中大夫二人、遂師下大夫四人、所屬上中下士及府史胥徒之數、與六官之長同、又遂大夫六人、爵列與六官之貳等、環列邦甸、使各徵其方公邑之賦、則威權足以統攝、官徒足以周給、地勢便於征

輸若縣師則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以布徵令於都家則有餘而兼掌三等公邑之財征則不足矣縣師爵卑而數少以都家各有長其承事者各有邑宰故耳

遺人

掌邦之委積以待施惠

曰待者待鄉師司救司稼之屬以王命施之

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囏阨

民之囏阨無地無之郊里野鄙宜同此法而無

見焉以歲時巡國及郊野而賙萬民之囏阸鄉師職已詳也鄉師曰萬民據所巡而見其無不徧也此職曰民據囏阸之當恤者葢囏阸與凶荒異或以喪疾事故而致非衆所公共故第目其人　劉捷曰鄉師所巡省乃春秋補助之常司救所巡察乃天患民病之大此所恤則閭里間單丁女戶偶以事故而致囏阸者非鄉師司救所及故別屬遺人

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

賓客道路之委積亦遺人頒之而獨言郊里者賓客聚於王都故委積必取於郊里舉其多者而言　不言家削之委積者委人掌甸下之聚而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則公邑家削之委積並掌於委人以共師旅可知矣疏謂縣都可兼稍非也遺人掌待施惠賓客會同師役非施惠也故別爲道路之委積耳

野鄙之委積以待羇旅

古者無游民羇旅當爲凶荒所移之民六鄉地

狹故使就食於野鄙宜兼來徙家及就粟而願
留者委人以甸聚待羇旅正與此合

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

縣都之委積最多故以待凶荒且便於內外移
用也　待賓客羇旅旣列遺人職復列委人職
者遺人須委積委人共薪芻也大府邦中四郊
甸稍縣都之賦各有所待而此職郊野縣都之
委積委人職甸稍之委積又各有所待何也歲
賦不盡輸於王朝其存者各貯其地以爲委積

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疏主賓客會同師役而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本爲遠方行旅路室候館則專爲賓客及會同師役之責者而設耳

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

巡者所掌非一地也自郊里至縣都皆有委積大府以式法所聽用各存貯於其地有司守之

以待遺人時須故先期必巡而比之道路之穀積共之者倉人治之者廩人則凡委積可知矣

均人

掌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

均地政者均所征財賦也均地守者司險掌固所須守法凡民皆有任焉而其事有劇易守者有衆寡故必通計一國一都應守之人或私助財役或輕重其力政賦貢以相準而後得其平

掌固職所謂稼甲役財用。亦其一端也。均地職者所承職事雖有常而亦時有劇易也。下有力政則地政爲財賦明矣。如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則已包九職中。而地政即九職之財賦也乃分而爲三聖人作經豈如是嵾雜而無紀乎唯地守爲司險掌固之守則此疆彼界劇易各殊安平與有事勞費迥異必均之而後有所循。唯地職爲鄉遂公邑都鄙所承之職事則功役之繁簡以出效而遷。稼財用之盈虧以歲收爲

高下必均之而後有所準若以守為山澤所領則廣狹各隨其地職為民職所授則農工商賈圃牧虞衡嬪婦各有所承不唯無所用其均亦絕無均之之法鄭氏鍔黃氏度之說皆似是而非 大司徒制地征分地職奠地守小司徒辨其守施其職平其政而均人均地政均地守均地職土均均邦國都鄙之地守地事地貢詳要有宜參互相考所以曲得其次序而政必宜民也 張自超曰賈疏謂均人總均畿內鄉遂公

邑以土均所掌唯邦國都鄙而序列遂吏之後也此此亦四等公邑兼掌於遂師遂大夫之徵

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

王制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以旬爲均蓋本諸此即以無年爲率六鄉之中得七萬人有奇要役亦足以共矣曰均者周官以下劑致民豐年五穀皆登即下地之民用之三日其從役也亦輕中地上地無所增加是之謂均所以安富

也。無年所收薄也、若凶札、則全無力征、而川防、浚築決不可緩者、調於他邑、彼此相補、故三年、有大均之法。猶守政之甲役財用可移耳。

凶札則無力政、無財賦、不收地守地職、不均地政、地守曰收、則守法中有相助之財賦明矣。地職亦曰收、者謂所承浚築輸將供積之職事、一歲逋寡、必別有所入、以當之、而寬其劇者之賦貢。所謂均地職、即此類也。　觀此經、則地職不得爲九職、益明矣。財賦皆九職所出也、既無財賦、

而又曰不収地守地職者、蓋盡免九職之額征、而其他守政中應出之材器地職中應共之材物亦不収耳、地守中用其材器及移甲役財用鄉有明文地職中材物如遂師職祭祀共野牲載記郊之日鄉爲田燭之類若地守爲山澤虞候之守、地職爲九職。九職貢物、則不惟地守本在地職中。不宜分爲二、而於地守地職外。別言財賦、絶不可通矣。　方道希曰、財賦卽上經所謂地政也、既曰無財賦。又曰不均地政者、有財賦。然後可施均法。既無財賦。則法亦無所施耳。

師氏

掌以媺詔王諫王惡

天子師保有公孤、師氏中大夫、保氏下大夫、蓋專爲教太子設者、春秋傳晉侯問楚子鍾儀對曰其爲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則職專於教太子可知、而其職首曰以媺詔王、諫王惡何也、使太子益嚴於師保也、王且以媺詔王之惡且諫、則所以詔太子諫太子者不可玩忽明矣

以三德教國子

大司樂掌合國之子弟王制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此自古不易之制經傳畫一之文也柯氏乃謂國子皆聚於虎門師保教之非也世子學於虎門不過取國子中秀異者十數人共學師保專教太子兼司王朝王舉必從能徧教數千百之國子乎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

知仁聖義中和之德乃養以道藝而成者此曰以爲道本蓋以天命五常之德粹然至善者言

也。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孝行以敬爲大而此獨曰以親父母王公之子於父母多尊而不親也

二曰友行以尊賢良

賢良卽同學中德行道藝秀出者呂氏祖謙謂國中之先生長者則無由與虎門外之國子相接如謂大司樂所云有道者有德者則當在師長之列王太子入太學時雖得相接而不當曰

友行矣尊賢良列於事師長之前何也順於師長童稚所易知尊賢良則能典興於學行而爲明道進德之益者大矣書傳王子束髮而入太學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八而入太學其年較長正欲擇其性行學業之優者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

師教以道藝者師氏保氏大樂正小樂正之類是也長同學中行列尊年齒長者　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師氏保氏分爲二職者師氏所教十五及二十入大學者也保氏所

教八歲及十三入小學者也或以六德六行或
以三德三行而變其名義者司徒以鄉三物教
萬民而賓興之要其終而言之也自十五入學
至九年而大成則成人之事備矣故知仁聖義
中和之德無不詳也孝友睦婣任恤之行無不
著也師氏所教乃國子始入學者六德未可遽
求必使知人之所得於天而粹然至善者為道
之本而後六德可馴致也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孟子曰性善人人
皆可以為堯舜春秋傳曰民受天地之中又曰人
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董子曰人受命於天固

超然異於羣生皆至德以爲道本之義聖賢所以發人心之蒙而興起其善端者莫切於此崇高富貴易於浮惰必使知勤敏爲行之本而後六行可漸推也有父兄在睦婣任卹之行不可得而見也第使知親父母尊賢良事師長而百行有基矣若六藝則小學所必親故無異教也於孝行之外别教孝德而曰以知逆惡者非知人之逆惡自知其逆惡也師氏主教太子太子之事父母也師保奉之動必以禮於孝行無由顯悖故特教以孝之實得於心者使知於父

毋之教陽奉而陰違則爲逆偷爲不義則爲惡而太子之逆惡不可糾詰也故伸其教於國子先儒謂猶用公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也師氏無教太子之文者古者太子入學與冑子齒故以國子該之國子本宜學於太學以太子故教於虎門之左則教太子不必言矣

居虎門之左司王朝

司士職路寢門外之朝不過與羣臣相見並無羣臣白事王聽治之事王揖而入乃玉藻所謂

退適路寢聽政也此曰司王朝謂王出路門外擯者司士而威儀言動師氏亦察之也王還入路寢聽政贊治者冢宰而是非得失師氏亦察之所以交修而惟懼其有愆也

掌國中失之事以敎國子弟

不曰凡中失之事而曰國中失之事者以先世王太子王子弟善敗之迹告之使知鑒戒也

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

師氏保氏所敎皆未冠與太子齒相次以共學

者故國之選俊不與若太子既冠成人則必博選天下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使與居處出入而不專於貴遊子弟矣　以此經次第觀之首曰以三德教國子似以太子羣王子而言繼曰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似兼王之族姓而言繼曰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乃言公卿大夫之子弟舊說相承既久今姑仍之

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職專於教太子及國子而王舉則從者祭祀軍

旅喪紀國子必從太子而會同賓客諸子亦作羣子以從王故師氏保氏帥之以觀於政事亦所以爲教也。

聽治亦如之

聽治謂王視朝畢退適路寢聽治也路寢門外之朝惟見羣臣而不聽治其服位則宰夫大僕正之若路寢聽治師氏保氏不在側則何由以媺詔王諫王之惡乎注以聽治爲野外非也必太子從王而後師氏保氏從太子則聽治於野

外師氏保氏與閽者鮮矣

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

王門以夷隸守之者使王朝夕出入惕於德失政散則四夷弗賓又使裔荒之人知朝廷禮義之盛以爲聲敎也觀此則知守王宮罪隸不與矣罪隸職其守王宮二語舊說謂槩閽隸下錯簡可徵信於此